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詩集傳名物鈔卷二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孫家賢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楊世綸

謄録監生臣馮曰琮

詩集傳名物鈔卷二

元　許謙　撰

邶一之三變

程子諸侯擅相侵伐衛首幷邶鄘之地故為變風之首

傳分自紂城朝歌而北謂之邶南謂之鄘東謂之衛此從鄭譜說也䟽謂此無文驗其水土之名知之傳又謂邶鄘不詳始封今案史記武王

克商封紂子禄父殷之餘民漢地理志河内本
殷之舊都周既滅殷分其畿内為三國邶鄘衛
是也邶以封武庚詩傳既云自朝歌分為三則
武庚之國似無處所參以地志之說則若可通
但又以鄘衛為管蔡之所尹則恐非事實也
傳○邶蒲對反鄘音容行户剛反○殷王武乙二祀
自亳遷都朝歌歷太丁帝乙而至紂○漕音曹墟
卬於反澶時連反相息亮反濮博木反

柏舟一鄘莊姜不見荅　異

經

一章言柏舟則宜以載物乃汎汎於水中而無所用以此喻已故耿耿而憂思至於不能寐如有所隱痛之憂非無酒以自樂然此憂非酒之所能遣也二章承上言鑒明則可度物我心憂煩不能度物不知何以處此歸而告諸兄弟聊以舒此憤爾而又逢彼之怒是兄弟亦不可據

憑而終莫知所以自處也三章於是自反乎昔我心貞固過於石而不可轉我心平直過於席而不可卷威儀動止之間皆無一失而不必選而不見咎於君子豈我之過哉石不可轉是其貞潔自守之操堅席不可卷是其公平逮下之心溥也四章謂我之憂者自揆無過正以見怒諸妾讒譖而致然默而思之無可奈何惟拊心而已卒章再言上下失序所以憂不能解但恨

不能飛去爾憂之極止曰不能奮飛可謂正而

不深怨矣

傳○一章汎芳劍反紐音今易孚梵反○語録問汎

彼柏舟亦汎其流注作比義看來與雎鳩在河洲

無異彼何以為興曰他下面便説淑女見得是因

彼興此此詩纔説柏舟下面更無貼意見得其義

是比○緻直利反密也

此詩舊説男子作朱子以為婦人詩蓋觀其辭

氣而得之以畀順柔弱四言舉一篇大旨此讀詩凡例也讀詩者每於一篇吟哦上下優游涵泳以意隨之而求詩人志之所在庶不負朱子之教也

二章度待洛反○四章摽符小反類隔切今易並小反○卒章垢舉后反憒古對反心亂也眊莫冒反目不明貌

序○頃去營反○傳強其兩反定丁佞反傳音附謚

神至反斷都亂反冠古玩反○史記康叔之子康伯六世皆書伯至頃侯厚賂周夷王王命為衛侯索隱曰康誥命爾侯于東土又云孟侯則康叔已為侯也子康伯即稱伯謂方伯耳非降爵也頃侯德衰不監諸侯乃從本爵非賂王而稱侯也○謚法甄心動懼曰頃甄之人反積也衒音眩抳於革反懟徒對直類二反怨也

緑衣二 坤 莊姜歎失位

經○疏一章以表裏興幽顯二章以上下喻尊卑○

詩緑衣黄裏言掩蔽而已緑衣黄裳則貴賤倒

置夫人失位矣○詩緑兮衣兮不可但言是緑

色之衣當玩味兩兮字詩有黄鳥白華不言兮唯

此曰緑兮衣兮葢緑字衣字皆有意義緑以喻妾

衣以喻上僭故以二兮字㸃綴而丁寧之

三章緑之所以成緑而為衣者人以絲染治而

成也妾之所以上僭者以君子嬖之而然也上

緑字已包前章衣字在内

語録我思古人實獲我心言古人所為恰與我相合只此便是至善前乎千百世之已往後乎千百世之未來只是此箇道理孟子所謂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政謂是爾

首章言已為賤者所掩蔽次章則貴賤易位矣然此但就妾身而言三章則言妾僭之由皆在於君子末章則深達乎事逐時變物隨氣遷理

勢之常無足怪者尚何憂悴之有盖絺綌夏服也今風而淒其則固宜屏之不服有如扇捐篋中之言而又絕無彼留戀恩情之意故三章之思古人尚欲得處此之道而效之末章之思古人反謂之獲我心是在我者處之素定而古人善處此者反得我心之所同然者耳至此豈有一毫怨懟不平之氣哉此莊姜所以為賢也

傳○一章綠東方之間色謂蒼與黄二色相間雜而

成緑○題下春秋隱公三年左氏傳衛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美而無子又嬖於妾而生州吁莊從夫謚姜姓也

燕燕_{邶三}莊姜送戴嬀

經○一章泣無聲出涕也涕土禮反目汁也

傳○一章鳦烏拔反○之子于歸他詩皆言嫁歸之歸惟此詩謂歸父母之家故曰大歸大歸者不反之辭○左氏傳莊公又娶于陳曰厲嬀生孝伯早

死其娣戴媯生完莊姜以為已子公卒完立是為桓公隱公四年州吁弑桓公故戴媯大歸于陳厲戴皆謚媯陳姓也媯居為反

三章上音時掌反而下字無音案字書元在物下之下則上聲自上而下之下則去聲凡與自下而上之上對義者皆當作去聲讀後同

日月 四邶 莊姜不見荅 在燕燕前

經○卒章畜許六反

四胡能有定期之之辭也謂令其心回惑何時

而能定乎此莊姜忠厚之意也朱子說是已然

之辭

終風五邶莊姜　在燕燕前

經

莊姜賢夫人也所思者大矣國君及夫人父母

一國而國人作則者也莊公無君人儀度其曰

終風曰暴曰霾曀陰雷曰謔浪笑傲爲君如此

果足以正一國乎夫人賢而不見荅果足以示人齊家之道乎國君之家不齊則一國之家不齊一國之家不齊則國殆矣夫人之中心是悼悠悠之思寤而不寐願言而嚔而懷所思者大矣非情欲之謂也儻莊姜為思情欲之人則謔浪笑傲而必喜陰曀虺雷而必怒矣○顧我則笑是不禮其夫人而不能相敬如賓

傳○一章疏日出而風為暴又曰陰雨不興而大風

暴起○二章霾亡皆反類隔切今易謨皆反○雨王遇反霾謨逢蒙弄二反○疏風而雨土為霾又曰大風揚塵土從上下也○三章詩記陰風終日意其止矣不旋日而又曀焉厭苦之辭也○鼽巨尤反病寒鼻窒也

擊鼓六邶

從軍者怨州吁

經○李氏州吁安於用兵踴躍欣喜不自勝也○漕音曹○詩記從孫子仲平陳與宋言所從者乃孫

子仲也輕其帥可知末章承上章而足成其義

傳○兵行馬下本不須叶欲從上句鏜處而叶也然

詩中第一句無韻者甚多末章闊活正不須叶信

字當正作師人切恐非叶或本誤爾○一章通典

滑州白馬縣衛國曹邑戴公廬于曹即此○鋒音

峯兵耑也鏑音滴矢鋒也○二章左氏傳隱公元

年鄭共叔之子滑奔衛衛人為之伐鄭取廩延鄭

人以王師虢師伐衛南鄙二年鄭人伐衛三年宋

穆公疾名孔父而屬其兄之子殤公使公子馮出居鄭公卒而殤公立四年衛州吁弒桓公而自立將修先君之怨於鄭而求寵於諸侯使告於宋曰君若伐鄭以除君害君為主敝邑以賦與陳蔡從宋人許之夏宋陳蔡衛伐鄭圍其東門五日而還秋四國復伐鄭敗鄭徒兵取其禾而還朱子曰圍鄭五日而還出兵不為久而人怨之如此者身犯大逆衆叛親離莫肯為之用爾

凱風 七 孝子

經○三章浚音峻予金子爰有寒泉在浚之下言寒泉但在浚之下而不能上灌注其浚以比子不能養母有子七人而反使母受勞苦

傳○一章蹠南風長養萬物喜樂故曰凱風凱樂也長知丈反○字書棘如棗而多刺木堅色赤叢生人多取以為藩歲久而無刺亦能高大如棗木色白為白棘實酸者為樲棘○三章通典寒泉在濮

州濮陽縣東南水經注濮水枝津東逕浚城南而北去濮陽三十五里城側有寒泉岡即詩爰有寒泉在浚之下○卒章睍睆毛氏好貌箋以興顏色悅也詩緝光鮮貌檀弓華而睆睆明貌睍從目從見亦以色言之俗訛以為黃鳥之聲

今案睍睆字在黃鳥上其下別言載好其音睍睆與音字文意似不連宜詩緝說是

雄雉 邶 八 婦人思其夫 異

經○詩記凡百君子我固不知孰為徳行也但不忮

求則何用不善

傳○一章遺以季反○二章下上見燕燕

匏有苦葉刺淫亂九卿異

經○三章箋歸妻使之來歸於已

此詩一章以水喻禮涉是徒步渡水之名水淺

可涉則是合禮而可行者也水深險而不可涉

則是非禮而不可行者也今濟處有深涉是不

可涉者也況匏尚未可為浮渡之器乎以比非禮絶不可行之事是指淫亂而言也然於可渡處又當分擇深淺以厲以揭比事有合禮可行而又須擇義謂雖於禮可成男女之好又擇義而行之可也大抵四句作兩截看深涉之深非深厲之深深涉是水太深而不可涉者下面是水可涉而又就其中度淺深而揭厲也二章正刺不度禮義非其妃耦犯禮相求濟盈不濡軌

應一章下兩句雉鳴求其牡應一章上兩句三章言昏禮之正即深厲淺揭之意而濟盈不濡軌之反四章言非類不可從即濟有深淺之意而雉鳴求其牡之反

傳○一章匏胡故反埤雅長而瘦上曰瓠短頸大腹曰匏毛氏匏謂之瓠誤矣蓋匏苦瓠甘復有長短之殊非一物也國語叔向曰苦匏不材於人共濟而已古今注匏之有柄者曰懸瓠可用為笙共九

用反○釋文厲說文作砅云履石渡水音同○二

章毛氏由輈以上為軌釋文云依傳意宜音犯軌

車轍也從車九聲龜美反軌車軾前也從車凡聲

音犯諸家說詩皆以為轍無不濡之理當作軓字

或為軋○今案周禮輈人疏轍廣謂之軌轂末亦

為軌黃公紹古今韻會引說文軌車轍也又車軸

謂轊頭也轊即車軸之耑貫轂者車輪有高下有

廣狹皆定於軌輪中之軌既同則轍迹亦同後人

因謂車轍亦曰軌曲禮塵不出軌以高下言也中庸車同軌以廣狹言也蓋兵車乘車之輪其崇六尺六寸軌居輪之中若濡軌則水深三尺三寸孔疏以為轍迹非也以是言之則此章軌字不必改作軓但不作轍說可也軜音舟轂音穀轊音衛嵩音端○三章迥宜慶反○卒章號户羔反

谷風邶十婦人見棄於夫

經○一章詩緝黽勉猶勉强也力所不堪心所不欲

而勉强為之皆謂之黽勉黽莫尹反

三章逝有踰越之意笱置於梁以待魚發起之則不可得魚矣毋逝我梁謂勿踰越我成家規模毋發我笱謂勿敗我所為之事雖去而猶有顧其家之意

四章亡與無同○五章售賣物去手也○卒章詩記肄習也詒我以武暴忿怒習以為常

傳○一章爾雅東風謂之谷風風䟽谷之言穀穀生也

谷風者生長之風也○葍音萬俗呼作瞞菁音精
箋葑葍菁之類釋文今菘菜也江南有菘江北有
葍菁相似而異本草葍菁即蕪菁梗短葉大連地
上生闊葉紅色春食苗夏食心秋食莖冬食根河
朔尤多又曰根細於溫菘溫菘今蘆菔也菘音嵩
蘆音盧菔音服即蘿蔔○葍音福疏菲似葍爾雅
謂之葸菜河内謂之宿菜爾雅菲葸菜注似蕪菁
華紫赤色可食又葍當疏根如指正白可啖葸音

息宿音宿○二章畿門內毛氏説也疏畿者期限之名周禮九畿王畿皆期限之義經云不遠言至有限之處故知是門內詩記韓愈遣瘧鬼詩白石為門畿葢以畿為門閫必有所據可以發明毛氏之說○爾雅荼苦菜疏味苦可食之菜生於秋經冬歷春乃成月令孟夏苦菜秀是也葉似苦苣而細斷之有白汁花黄似菊堪食但苦耳

荼傳荼苦菜蓼屬詳見載芟又是引以據荼蓼句

也此句在良耜言載芟誤而荼蓼之荼乃穢草非菜也爾雅謂之委葉字作蒤與苦菜之荼是兩物傳亦誤薅呼高反蒤音荼

蒤本草味甘葉作葅及羹佳○更平聲○三章地理志涇水出安定郡涇陽縣西开頭山東南至馮翊陽陵縣入渭過郡三行千六十里師古曰开音苦見反又音牽此山在靈州東南俗訛謂之汧屯山通典平涼郡原州平高縣即漢高平縣屬安定有

笄頭山亦曰汧屯山涇水所出○前編渭自鳥鼠至入河一千八百七十里○馮皮冰反翊逸織反堰於建反○四章語録問就其深矣四句集傳以為興體疑是比體荅曰若無下面四句即是比既有下四句則只是興凡此類皆然非獨此章也○遽其據反○五章女音汝○語録問育恐育鞠張子之說推之下文及爾顛覆意不甚貫不若前說為順荅曰姑存異義耳然舊說亦不甚明白○卒

章項安世家說洸為武取武夫洸洸之意案說文洸水涌出也引詩此句為證徐鍇注言其勇如水之涌也如此說則武之義明

式微 一章 十 黎臣

經

兩章上二句勸歸之辭下二句怨辭也晏子曰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若為已死已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令曰微君之故又

曰微君之躬似黎侯有爲巳亡之意蓋黎侯必
有不君致亂之階而名狄故其謂所以濡於中
露陷於泥中者爲君之躬故耳否則主危臣憂
主辱臣死又何有胡爲乎之怨乎
傳○一章芘必至反覆孚救反○黎侯失國事見旄
序下傳○二章難乃旦反
旄丘二 邶十 黎臣責衛
經○一章誕徒旱反

傳○一章詩記葛始生其節蹙而密既長其節闊而
跡○三章玉藻君子狐青裘豹褎玄綃衣以裼之
注君子大夫士也褎與袖同裼先歷反○女音汝
憒古對反○左傳注黎侯國上黨壺關縣有黎亭
序○箋伯者州伯疏王制五國以為屬屬有長十國
以為連連有帥三十國以為卒卒有正二百一十
國以為州州有伯殷之州長曰伯虞夏及周曰牧
周謂之牧而云方伯者以一州之中為長此釋序文傳不

此用

簡兮三章章

賢者仕於泠官

經○一章子金子曰之方中在前上處言日正中時在庭前堂上以俟舞列○詩記曰之方中至明而易見之時在前上處至近而易察之地於是焉不能察而用所以刺也朱子以明顯二字該之○卒章詩記山則有榛隰則有苓唯西州然後有此人

傳○一章易以鼓反○疏舞謂之萬者何休云象武

王以萬人定天下民樂之故名之商頌亦曰萬舞有奕殷亦以武定天下也詩記萬舞二舞之總名干舞者武舞之別名籥舞者文舞之別名文舞又謂之羽舞○䟽言干則有戚禮記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言籥則有羽籥師教國子舞羽吹籥○禮書干盾也以革為之其背曰瓦設錫朱質而繪以龍龍之外又繪以雜羽其繫之也以黼韋其屬黼韋以紛戚斧也玉戚以玉飾其柄柯長三尺博三

寸厚一寸有半五分其長以其一為之首錫音陽
白金也紛音分如綬○樂書羽舞者翟羽可用為
儀執之以舞所以為蔽翳者也○疏黃帝使泠倫
自崐崘之陰取竹吹之為黃鍾之宮周景王鑄鍾
而問於泠州鳩以泠氏世掌樂官故世號樂官為
泠官崐音昆崘盧昆反泠或作伶○譽音余稱美
也○二章韁居良反○疏御者執轡於此使馬騁
於彼織組者總紕於此而成文於彼皆動於近而

成於遠○三章翟雉屬○渥厚漬也言漬之久厚則有光澤如厚漬之丹言赤而澤○儀禮公燕羣臣大夫為賔宰夫為主人賔與卿大夫入即位主人獻賔及公卿大夫酢酬畢席工于西階上小臣納工工四人二瑟升自西階北面坐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卒歌主人洗升獻工工左瑟一人拜受爵主人西階上拜送爵薦脯醢衆工不拜受爵有脯醢○題下語録問簡兮詩張子謂其迹如此而

其中有過人者夫能卷而懷之是固可以為賢然以聖賢出處律之恐未可以為盡善曰古之伶官亦非甚賤其所執者猶是先王之正樂故獻工之禮亦與之交酢但賢者而為此則自不得志耳○侏儒俳優蓋亦衰世用之非樂中所當用者樂記今夫新樂進俯退俯姦聲以濫溺而不止及優侏儒獶雜子女不知父子樂終不可以語不可以道古此正言後世之樂也俯猶曲也儒即儒獶乃刀

反獼猴也舞者如獼猴戲

泉水四章章十句

衛女思歸

經○詩緝不瑕有害未為瑕過而有害也子金子不為瑕疵而有害乎

傳釋諸姬為姪娣釋姑姊則曰諸姬夫姪娣從嫁者也故可與謀若姑與姊則豈亦在所嫁之國而可問之哉詩緝既出適於人則與父母兄弟相遠矣今父母終唯姑姊尚在問其安否感

親之歿而念骨肉之存者也當從此說

傳○一章泉淇皆衛水因思之而起興○共居容反慮淩如反○姬衛姓故得為姪娣○二章毛氏祖而舍軷飲酒於其側曰餞疏軷謂祭道路之神軷本山行之名道路有阻險故封土為山象伏牲其上天子用犬諸侯羊卿大夫酒脯既祭處者於是餞之飲於其側禮畢乘車轢之而去喻無險難也軷蒲末反轢音歷○又漢書黄帝之子纍祖好遠

游而死於道故後人祭以為行神今案凡祭皆祭其神而以人鬼配如社稷則祭土穀之神而以后土棄配然則軷祭則祭道路之神或以纍祖配也

○三章王應麟困學記聞隋志邢州內丘縣有干言山又李公緒記云柏人縣有干山言山柏人邢州堯山縣

案毛氏注脂舝其車疏既脂其車又設其轄是注疏皆以脂舝兩言之也字書舝車軸耑鍵今

字亦作轄其物以金為之無事則脫行則設之葢軸穿於轂而牽則貫於軸之兩耑而鍵夫輪者也今脂則脂其軸與轂牽則加其鍵也鍵巨展反

四章疏同出異歸曰肥泉○漕見擊鼓○寫除也詩緝寫謂傾而除之也曲禮器之溉者不寫

北門十五
邶　賢者不得志

經○李氏表記君子不以小言受大祿不以大言受

小禄以大言受小禄是不見知於君所不當受也
衛臣終窶且貧不見知於君也非專較廪禄之厚
薄也
外不見知於君而不得行其志内為窶貧之故
而有室人之讁困於内外極矣乃一歸之於天
非知命樂義之君子能如是乎
傳○題下懟見邶柏舟懟直類徒對二反怨也
北風 邶十六
君子見幾而作

經○語録問狐與烏以比何物曰不但指一物而言當國將危亂之時凡所見者無非不好底氣象○詩記同車不必指貴者特協韻耳

靜女 邶十七 淫奔之男 異

經○語録問傳以靜女為淫奔期會之詩以靜為閒雅之意不知淫奔之人相與狎溺何取乎閒雅曰淫奔之人不知其為可醜但見其為可愛耳以女而俟人於城隅安得謂之閒雅而此曰靜女者猶

日月所謂德音無良也無良則不足為德音矣而曰德音者愛之之辭也

首言城隅末言自牧蓋不特俟於城隅抑且相逐於野矣

傳○一章躑直炙反躅厨玉反行不進貌○卒章牧見小雅出車

新臺邶十八 國人惡宣公

經○詩緝此詩齊人作

傳○一章囷區倫反義見伐檀傳○二章洒詩記水光中見其臺之高峻○三章易離麗也注麗猶著也著直略反

二子乘舟九邶十國人憐二子

經○詩緝自衛適齊必涉河首章言伋壽二子乘舟涉河以適齊其影汎汎然何所歸乎爲其將見殺顧其影而憐之也我念而思之中心養養然憂不知所定也二章言二子汎汎然從此逝矣痛其往

而不返也詩人深求其心之無他而恕之故曰不爲瑕過而有害也○子金子不瑕有害謂本無瑕疵而有禍害也

傳○一章左氏傳桓公十六年初衛宣公烝於夷姜（夷姜莊公妾宣公庶母上淫曰烝）生急子（即伋）爲之娶于齊而美公取之生壽及朔夷姜縊（失寵故）宣姜與朔構急子公使諸齊使盜待諸莘將殺之壽子告之使行不可曰棄父之命惡用子矣有無父之國則可也及行

飲以酒壽子載其旌以先盜殺之急子至曰我之求也此何罪請殺我乎又殺之今案傳與此文不同者傳悉從毛氏文也○詩緝衛自宣公殺伋壽以朔為世子代立是為惠公左右公子怨朔之讒殺伋乃作亂立黔牟惠公奔齊其後諸侯納惠公黔牟奔周惠公怨周之容黔牟與燕伐周立子頽為王惠公奔溫及惠公卒子懿公立百姓大臣猶以殺伋之故皆不服狄乘其釁殺懿公而滅衛鳴

呼衛之亂極矣父子兄弟君臣之間相殘相賊不唯流毒子孫啓侮夷狄以之殺身亡國其餘殃所漸且移王室之禍蓋綱常道盡天地幾於傾陷矣推原亂根始於夫婦之不正衽席之禍一至此邪以是知詩首關雎聖人之意深遠矣

衛宣淫於上下父子夷戮人道絶矣無足論也

惜乎伋之死未得其所爾伋非得罪於父特朔母子之構也壽既告之逃以自免不陷父於惡

斯可矣而以棄父命為辭必於就死是以從令為孝而擇義未精者也或曰宣姜故伋妻也今欲立其子非殺伋不可其譖之也必誣之以中冓之言或有今將之意若驪姬之譖申生者假使伋子而出誰許之乎曰君子之處事以其有愧於心焉否爾茍當於理而於心焉無愧則何卹於人言昔者大舜嘗為之矣母譖之也爲象奪嫡也瞽瞍欲殺之愛少子也其事與伋無異

馬完廪浚井逃而得免於聖人之徳未甞少損

伋子於此取法焉可也而守區區一節之義豈

非擇之未精者邪曰春秋書晉侯殺其世子申

生直稱晉侯而斥殺是專歸罪於獻公而不及

申生何也曰春秋端本澄源之書也獻公嬖色

愛庶戕嫡亂國禍生於君故專罪晉侯以為萬

世為君者之戒然則成父之惡以致簡書之斥

者誰歟則責申生之意亦在言外矣古人以申

生為恭世子故論伋子當與申生同科曰若是則父命終可抗邪曰抗父之命為不孝庸人之所能知君子則有義焉爾父生之子事之則宜致死焉固常道也而父子主恩今乃賊恩而殺其子以無罪尚可謂之人乎故子從父之逆命為恭之小陷其父以滅人倫為害義之大是以去彼而取此也孤竹君當以治命立叔齊而終不從以失義也夫廢嫡立庶與無罪而殺子有

逕庭矣叔齊於其小者不忍累其父寧困餓而不顧聖人深許其仁豈謂之抗父哉故首止之盟春秋是之夫天王以愛易子諸侯以義定之一舉而父子君臣之道皆正是故夫子又稱之曰管仲相桓公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蓋有父子君臣則為中國失則為夷狄矣由是觀之君子以擇義為大也然則壽之死也如之何曰壽知愛其兄而已

不知加父之惡也

鄘一之四 二變

柏舟 一鄘 共姜自誓

經○箋舟在河中猶婦人之在夫家是其常處○詩緝父母者子之天夫者婦之天今父與夫俱不存惟母是我所天也何不信我而欲奪我志也

它它適也慝邪之匿於心者也它適而誓之死靡為之其事猶顯至於一念邪思之微亦誓至

死而靡發可見其心之貞固而節不可渝矣○共姜之時先王遺澤尚在關雎之化猶有存者故姜之守義雖或天性貞潔然教化之道不可誣也當時衛之風俗固因以厚矣而先儒說詩者以衛之淫風大行僅得共姜故聖人録之以為鄘首蓋考之未詳爾衛自康叔傳九世至釐侯史皆無事可載釐侯立於厲王二十五年子武公立於宣王十六年皆東遷之前在釐侯時

有共姜暨武公修康叔之政百姓和集其終也諡曰睿聖武公觀於淇奥抑詩可見則當時衛俗安有不善者乎自其子莊公不禮於莊姜馴致州吁之亂而宣公立宣淫於上下而淫風始流行不可禁矣但詩各因一事而發聖人唯欲取之以示勸戒固不必論時之先後為次第也讀者詳之

傳○一章髦䟽禮注兒生三月翦髮為鬌男角女羈

否則男左女右長大猶為之飾存之謂之髦所以順父母幼小之心若父母沒則脫之諸侯小斂脫髦士既殯脫髦若父母有先死者脫之至服闋又著二親並沒則因去之夾囟曰角午達曰羈內則櫛縰笄總拂髦冠是著於冠之內也髦之制未聞髻徒果反闋苦穴反囟息晉反縰所買反○去起呂反○共音恭共伯衛釐侯子名餘武公兄○奪謂奪其守義之心○覆孚救反

牆有茨鄘二刺宣姜

傳○一章詩記前漢梁王襄傳聽聞中冓之言注應劭曰中冓材構在堂之中也顔師古曰冓謂舍之交積材木也蓋閨内隱奥之處中冓之言若曰閨門之言也○惠公名朔即構伋子者左氏傳閔公二年惠公之即位也少齊人使昭伯烝於宣姜不可強之生齊子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昭伯即公子頑宣公之長庶伋之兄也

君子偕老鄘三刺宣姜

經○一章副數救反

首章三截上二句言夫人能與君子偕老則得有副笄之服旣服此則宜從一而偕老中三句正言宣姜威儀容貌稱其象服下二句言今乃不善將云何哉中三句應副笄六珈下二句應君子偕老○象服與子觀古人之象同○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謂夫人容貌之美服飾之

盛固無以加然而無德則人胡然而尊之如天胡然而敬之如帝此則與上下兩章末句皆刺之也一說容貌服飾如此胡然而自天降此乎胡然而鬼神來此乎此則問辭後章末則答之曰此邦之媛也一說容貌服飾之盛胡為而在此乎其自天而降也胡為而在此乎其鬼神也此雖疑辭而却非問辭上說疑在胡然字此說疑在天帝字

傳○一章天官追師掌王后之首服為副編次注副之言覆所以覆首為之飾其遺象若今步繇服之以從王祭祀疏步繇謂在首之時行步繇動此據鄭時目驗以曉古至今去漢久遠亦無以知之追丁回反編步典必先二反覆芳救反繇與揺同

今案鄭說禮如此而箋詩亦曰如步揺皆不言步揺之制毛注副者后夫人之首飾編髮為之

後漢書和熹鄧后記注皇后首副其上有垂珠

步則摇然不知步摇之身亦編髮為之否也葢謂之似步摇固已全非步摇之制自作疏時已不知之則副之為物今不可考矣

追師又曰追衡笄注追猶治也王后之衡笄皆以玉為之唯祭服有衡垂于副之兩旁當耳其下以紞縣瑱笄卷髮者紞都感反縣音懸瑱他甸反卷音捲

今案鄭説禮如此是以衡笄為二物毛注笄衡

笄也是以衡笄為一物愚竊以鄭説為是蓋副
有衡復有笄詩言副則有衡可知别舉笄則謂
有六珈飾之盛也
䟽六珈必飾之有六但所施不可知
今案珈字從玉是以玉加飾於物也然追者治
玉之名笄既以玉為則珈亦未知以何為飾而
其制為如何
紞織如條上屬於衡以懸瑱者也瑱以玉為之以

纊縛之而屬於紞懸之當耳縛音篆卷也○二章
翟衣見葛覃○縐慈陵反帛也○髢益髮疏巳髮
少聚他人髮益之左氏傳哀公十七年衛莊公見
巳氏之妻髮美使髡之以為吕姜髢是也摘他狄
反○三章袢釋文符袁反毛注是當暑袢延之服
疏袢延是熱之氣紲袢去熱之名言是當暑紲去
袢延之服也則紲字作泄字意解今傳作薄慢反
而云紲袢束縛意案說文袢博慢反而傳意袢字

如絆字意是紲絆為連綿字共成束縛意也然溥慢反恐誤當如說文切

桑中鄘四溪者　異

傳○一章爾雅唐蒙女蘿女蘿兎絲注別四名䟽唐與蒙或并或別別則四名也本草夏生苗如絲蔓延草木上或云無根假氣而生實如蠶子爾雅又出一條曰蒙王女注蒙即唐尤見唐蒙之別傳唐蒙菜也從毛注也但唐非可食之物不知毛為何

以為菜名○姜大夫言貴族以誦女之美未必真有姜弋庸三姓○二章春秋襄公四年夫人姒氏薨公羊傳作弋氏薨定公十五年姒氏卒穀梁傳作弋氏卒○題下比毗志反同也濮音卜衛水名○史記衛靈公之晉至濮水之上夜聞鼓琴聲召師涓曰吾聞鼓琴狀似鬼神為我聽而寫之師涓曰諾去之晉靈公令師涓援琴鼓之師曠止之曰此亡國之聲不可聽師延與紂為靡靡之樂武王

伐紂師延東走自投濮水之中故聞此聲必於濮水之上先聞此聲者國削

序○譙以辭相責讓以禮辭責之質者正也責誚也哇邪也哇淫非正曲也

鶉之奔奔鄘五刺宣姜子頑

傳○一章爾雅曰鶉鶉注鵪屬䳢鶉一名鶉又曰鴽鴾母注鵪也青州呼鴾母䳢鴽田鼠所化鶉蝦蟇所化爾雅又曰鶉其雄鵲牝痺又曰鶉子鳼鴽子

鶅然則又有雌雄子母非盡化者矣鷯音僚鶅鳥
合反䳄音如鶴音牟蝦音霞蟇音麻䳇音皆痺音
脾鴂音文鶅音寧

定之方中鄘六美衛文公

經○詩記升彼虛矣以領略其大勢降觀于桑以細
察其土宜○詩記建國之初憂民之不得其所不
敢遑寧曰終焉允臧者喜其果遂於志願也○詩
記淵塞明如淵也塞則多不明塞淵則實而明

傳○一章晉天文志營室二星天子之宫也一曰玄宫一曰清廟又為土功事爾雅營室謂之定注定正也作宫室皆以營室之中為正○䟽鄭志楚丘在濟河閒疑在今東郡界杜預云楚丘濟隂成武縣西南猶在濟北故云濟河閒○通典滑州衛南縣衛文公自漕邑遷楚丘即此○度徒角反臬魚列反○冬官匠人建國水地以縣置槷以縣眡以景為規識日出之景與日入之景晝參諸日中之

景夜考之極星以正朝夕注疏於造城郭處四角立四柱於柱四畔縣繩以正柱柱正然後以水平之法遥望柱高下定即知地之高下然後平高就下地既平於其中央樹八尺之臬於四角四中以八繩縣之臬既正乃於日出日入之時晝記臬景之端却於中臬以繩取景兩端之内一帀規之規之則遠近定而東西審度兩交之閒中屈之以指臬則南北正恐其不審猶更以日中之景參之也

朝夕即東西景也傳正取此文縣音玄槷臬同眂
視同識音志○爾雅椅梓注即楸説文亦曰椅梓
也梓楸也是為一物矣然經言椅又言梓故疏云
楸之疏理而生子者為梓梓實桐皮曰椅則大類
同而小別也○桐種不一諸家説亦多相亂惟寇
宗奭本草衍義條其狀白桐可斵琴葉三杈開白
花不結子梧桐開淡黄小花如棗花枝頭出絲墮
地成油霑漬衣履五六月結子然則白桐即今俗

所謂毛桐詩之樹桐為琴瑟蓋白桐也梧桐不堪作琴瑟傳蓋誤○吳正傳案家語山有梓實而俯楸屬亦多喬聳但以實而俯者求梓則得之矣○二章杏溪傳寅羣書百攷堂當是今博州堂邑通典以為漢舊縣則堂邑之稱從來久矣博濮二州連境後衛成公自楚丘徙濮陽濮陽古屬濮州則知堂邑亦衛邑也○二章景山後說為是蓋測景之事首章已言之而於此句之上有望字下有觀

字則皆相視地形之意又毛曰景山大山也○三章非獨訓匪直字以兩句作一連說直如孟子非直為觀美也○詩緝左傳言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是實有之數三百乘計一千二百匹周禮校人邦國六閑馬四種齊道田馬各一閑駑馬三閑閑二百一十六馬六閑計一千二百九十六馬則三百乘正合侯國之數今云三千者革車不用牝馬今併牝馬數之故為三千亦見諸侯各

務富强不守舊制○題下燬虎委反○左氏傳閔公二年冬十二月狄人伐衛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鶴實有禄位余焉能戰（史記謂懿公淫樂奢侈）公及狄人戰于熒澤衛師敗績（史記殺懿公）國人出狄入衛遂從之又敗諸河宋桓公逆諸河（桓夫人宣姜女）宵濟衛之遺民男女七百有三十人益之以共滕之民為五千人（共滕皆衛別邑）立戴公以廬于曹齊侯使人帥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戍曹歸

公乘馬祭服五稱牛羊豕雞狗皆三百與門材歸夫人魚軒重錦三十兩僖公二年齊桓公合諸侯城楚丘以封衛衛忘亡○大布麤布大帛厚繒蓋用諸侯諒闇之服惠工加惠百工賴其利器用授方授百事之宜令詳布衣帛冠蓋不止用於戴公喪期之中此正文公貶損自警如越王卧薪嘗膽之意

蝃蝀 七章 鄘 刺淫奔

經

此詩前二章刺女子後章兼刺男女若果文公時詩真可見天理民彝未嘗一日可以泯絶而感應之速其效有如此者然則綱淪𡚁斁實自上為之非下之罪也衛因淫邪以致禍敗其亂極矣文公一轉移之民之知義乃如此且其辭非止論事常言而達禮知命真君子之言也○禮曰信事人也信婦德也

傳○一章遠于萬反紐音令易于願反○爾雅螮蝀謂之雩螮蝀虹也蜺為挈貳注虹江東呼雩俗名為美人虹蜺雌虹也挈貳其別名䟽虹雙出色鮮盛者為雄雄曰虹闇者為雌雌曰蜺闇音暗螮即蝃○二章春官經注䟽眡祲掌十煇之法以觀妖祥辨吉凶煇謂日旁之光氣一曰祲陰陽氣相侵赤雲為陽黑雲為陰二曰象如赤烏三曰鐫日旁雲氣刺日四曰監赤雲氣在日旁如冠珥五曰闇

日月食六曰瞢日月無光七曰彌雲氣貫日而過

八曰敘雲氣次序如山在日上九曰隮虹也十曰

想雜氣有似可形想祲子鴆反煇音運鐫許規反

鄉音向珥仍吏反瞢毋亘反

相鼠鄘八序以為文公作

經○詩緝凡獸皆有皮齒體獨言鼠者舉甲汙可惡

之物以惡人之無禮也

干旄鄘九詩人美大夫好善

傳○紕符至反類隔切今易毗至反○後世或無翟
羽染鳥羽為之謂之夏采夏上聲

旄旟旌今參周禮爾雅禮書參比而得其說曰
凡旗有杠有縿有旒杠者旗竿也其首以旄牛
尾注於其上又以翟五色之羽析之注于旄之
上謂之旌則旄旌皆是杠之飾也旄與髦同其杠以
素錦韜之然後以縿繫于杠縿以纁帛為之纁
絳色也旒亦絳帛而屬於縿之上以俗言之則

縿是旗身旒是旗脚又以組飾旒之邊又用朱縷縫紕旒縿或以維持之不欲令曳地凡旗則自王以下各有所建旗上所畫則各有其物旟州里所建者也其上畫鳥隼鳥與隼二物也縿及旒皆畫之或者以為大司馬百官載旟乃卿大夫仲秋教治兵所建而司常州里建旟亦大閱時也見賢載旟無明文以疑此詩然司常下文明言賔客亦如之而陳祥道曰州里建旟者

州里之常百官載旟者一時之事軍國之容固不同耳此詩第二章干旟乃是箋所謂州長之屬疏所謂鄉内州長黨正遂内鄙長里宰鄰長等同建者也一章三章旄旌皆因旟而言紕者縫之也組者飾之也祝者維之也杠音江縿音衫旒音流斿同韜音滔屬音燭

載馳 十鄘 許穆夫人

經〇一章啱疑戰反

案閔公二年冬十有二月狄入衛宋桓公立戴公以廬于曹許穆夫人賦載馳是年戴公卒而文公立然則戴公之立與卒在一月之閒爾周十二月今十月也於是采蝱與麥之芃芃皆非其時特託意以言之如卷耳草蟲之類不必以為實然也蓋夫人欲歸唁衛侯知於義不可而極其思託意賦此詩也言我馳驅歸唁衛侯而驅馬悠悠言必至于漕今許大夫雖往弔有跋

涉之勞然我心則憂不解也其不可歸之義夫人豈不知乎於是託許人諫不可往之義而言曰汝既不以我歸爲嘉則信不能旋反而濟視爾雖不以我爲善然我之思則不遠也不止也亦陟彼阿丘言采蝱以舒鬱結乎雖曰女子多思亦各有其道也許人皆尤我以思之太過是直童幼狂妄之言爾我之所思豈徒欲往唁之而已乎許國之小力不能救將控告于大國以

救之又設行野見麥之意且憂控大國誰因誰
極乎大夫君子無以我為有過蓋百爾所思不
如我之自往也
傳○一章杜預春秋世族譜許姜姓與齊同祖堯四
岳伯夷之後周武王封其苗裔文叔于許今潁川
許昌是也自文叔至莊公十一世始見春秋今案
許男爵穆公名新臣見僖公四年○三章蝱本草
貝母根有瓣子黄白色如聚貝子故名貝母爾雅

作蔺音萌○少失照反

衛一之五三變

淇奥一衛 君子美武公

經○語録問淇奥一篇衛武公進德成德之序始終可見一章言切磋琢磨則學問自修之功精密如此二章言威儀服飾之盛有諸中而形諸外者也三章言如金錫圭璧則鍛鍊已精温純深粹而德器成矣前二章皆有瑟僴赫喧之詞三章但言寛

綽戲謔而已於此可見不事矜持而周旋自然中禮之意曰說得甚善武公學問之功甚不茍年九十五歲猶命羣臣使進規諫至如抑詩是他自警之詩後人不知遂以為戒厲王畢竟周之卿士去聖人近氣象自是不同○二章琇音秀

武公之所以有德全在切磋琢磨四字惟其工夫如此精密故有瑟僩赫咺之效存於内者周故發於外者著下二句却就他人心上說謂此

君子不可忘一章總言其講學自修之功敬德容儀之盛二章止言正其衣冠則其德容自充蓋至此德成矣三章言守之於心者貞剛如金錫施之於四體者溫粹如圭璧至於倚較則寛綽戲謔則不虐蓋動作之間無所往而非德容之盛也

傳〇一章見音現鑢良豫反錫它浪反梔直追反復扶又反恂音峻

此章訓詁解義皆不及大學詳明曾子謂瑟兮僩兮恂慄也是瑟僩以存諸中者言所以章句謂嚴密武毅貌傳乃釋為矜莊威嚴是就外言則與曾子所謂赫兮喧兮威儀者若有重意解上文亦詳於此蓋大學朱子晚年之書讀此章者當從大學

二章瑱它甸反縫扶用反○夏官弁師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璂象邸諸侯及孤卿大夫各以其等為

之注疏皮弁之縫中每貫結五采玉十二以為飾
謂之璂五采玉朱白蒼黄玄之玉也邸下抵也謂
於弁内頂上以象骨為柢侯伯璂飾七子男璂飾
五玉三采朱白蒼孤則璂飾四三命之卿璂飾三
再命之大夫璂飾二玉二采朱緑璂音其邸抵並
丁禮反○三章栈仕限反牀第也第壯仕反比毗
至反○猗釋文於綺反依也只是倚義今音同首
章而為歎辭恐於字義及句義皆若不協當從釋

文○禮書輿人之法車廣六尺六寸三分車廣去一以為隧則輿深四尺四寸三分其隧一在前二在後以揉其式則式深一尺四寸三分寸之二以其廣之半為之式崇則式三尺三寸以其隧之半為之較崇則較出於式二尺二寸式圍七寸三分寸之一較圍四寸九分寸之八周禮注較兩輢上出式者䟽較謂車輿兩相今人謂之平鬲也言兩較謂車相兩旁竪之者二者既別而云

較兩輢上出式者以其較之兩頭皆置于輢上二木相附故據兩較出式而言之蓋天子與其臣乘重較之車諸侯之車不重較詩疏則曰重較侯伯之車也此二說不同隧與遂同車輿深也揉汝九反輢於綺反○易以豉反中竹仲反○題下長知丈反朝直遥反舍始野反

考槃二 衛詩人美賢者 興

經○詩緝永矢弗諼弗過弗告亦作詩者形容其高

舉遠遯有終焉之意耳賢者不自言其如此也
考槃在澗可謂幽僻碩德之人居之則見其寛
廣此君子居之何陋之有之意於是獨寐於此
寤而自言誓永弗忘此樂矣二章同意歌則長
其言也至曰宿則惟於此留止且不以語人是
遯世無悶自樂於心并其言忘之矣
碩人 衛三
國人閔莊姜
傳○一章褧音丹○褧字書檾也檾枲屬爾雅璸檾

高四五尺或六七尺葉似苧而薄實如大麻子今人績為布蓋用此布為禪衣故謂之褧語録意同箋夫人翟衣而嫁今衣錦者在塗之所服下章則自近郊正衣服乘車馬以入○春秋杜預注邢國在廣平襄國縣通典邢州龍岡縣邢遷夷儀即此廣平唐為洺州邢州則鉅鹿郡也玫異邢國故城在邢州外城内西南角殷時邢侯國周公子封邢侯居此○春秋注譚國在濟南平陵縣西南即今

濟南府之歷城縣○重直用反○二章蝤釋文與傳反切同然字書皆自秋反恐釋文誤爾雅蝤蠐蝎此蠐螬之類蝤蠐在木中蠐螬在糞土中○比毗志反○爾雅蚻蜻蜻注如蟬而小有文者謂之螓蚻音札蜻音精○蹠輔牙外之皮膚頰下之別名○三章釋文鑣馬銜外鐵一名扇汗又曰排沫爾雅謂之钀魚列反○翟前見名南何彼穠矣○諸侯三門庫雉路三朝路寢在路門内内朝在路

門外則外朝在雉門外矣日出而視朝者內朝也

○諸侯路寢一在前小寢二在後東西建○四章

䲔鱣鮪出江海三月中從河下頭來上鱣身形似

龍銳頭口在頷下背上腹下皆有甲縱廣四五尺

今於盟津東石磧上釣取之大者千餘斤可蒸為

臛又可為鮓魚子可為醬鮪魚形似鱣而青黑頭

小而尖似鐵兜鍪口亦在頷下其甲可以摩薑大

者不過七八尺大者為王鮪小者為𩷑鮪肉色白

味不如鱣也盟莫更反䑋黒各反羹也鶩音牟鯀音叔○亂五恩反燚亂荻並見秦蒹葭○佼古巧反好也

氓衛四淫奔被棄自悔　畀

經○詩緝一章述始者已為男子所誘而已許之奔二章述已為男子所惑而遂奔之三章述其既奔而悔四章述其愛弛而見棄五章述其至家而羞見兄弟六章述其怨而自解之辭○二章涕它禮

反詩緝漣漣涕出接續之貌○四章箋女家乏食已三歲貧矣女音汝○卒章詩緝將與汝偕老今我未老而已見棄若我從爾至老其被暴戾必有甚者愈使我怨也舊說以老使我怨為今老而見棄據此詩言總角之宴則此婦人始笄便為此氓之婦又言自我徂爾三歲食貧又言三歲為婦是正及三年便見棄不應便老也○下濕曰隰

傳○一章朱子初言氓者見其來莫知其為誰何也

旣與之謀則爾汝之矣此言之次第○布訓幣毛氏文䟽幣者布帛之名今案天官外府注布泉也其藏曰泉其行曰布䟽布泉一也即錢也若布作錢說亦通○漢志東郡有頓丘縣○狡古巧反猾也○三章爾雅鶌鳩鶻鵃注與傳同䟽春來秋去一名鳴鳩月令鳴鳩拂其羽鶌居物反鶻音骨鵃音嘲詳見小雅小宛○四章䟽童容以幃障車之傍如裳以為容飾故或謂之幃裳此唯婦人之車

飾為然○復扶又反○卒章反復之復芳服反○

左氏傳襄公二十五年衛太叔文子曰君子之行

思其終也思其復也

竹竿 衛七

衛女思歸

傳○一章殺色界反衰小之也長而殺謂釣竿長而

根大其末漸漸衰小○二章遠見鄘蝃蝀○四章

毛氏檜柏葉松身

芄蘭 衛六

不知所謂異

經○子金子芄蘭之詩雖不知作者之本意大意柔弱之人不稱其服芄蘭蔓生纒繞非特達之物如童子雖有衣服之飾而垂帶悸兮便有羞澁驚悸之意

芄蘭柔弱之草其枝葉不足取以興童子無才智而居大人之位不足尚故雖服成人之佩而智不足以知我才不足以長我猶且不能自省而舒緩放肆垂帶悸然以自得蓋惟知處尊高

之位侈然以樂其身而不知所以處之之道故為人指議如此蓋人君柔弱不能勝任大夫以是刺之但無以見果為何君而發爾朱子以為不知所謂今依朱子訓詁而為說如此子金子之意又有不同者

傳○一章光蘭爾雅一名雚陸璣蔓生葉青綠色而厚摘之白汁出食之甘脆鬻為茹滑美其子長數寸似瓠子雚音貫鬻音煮○咲徒濫反○二章闓

與開同彊若俟反沓釋文待荅反當作託荅反冒也將子匠反長知丈反

河廣七衛宋桓夫人思子

傳○一章詩記說苑曰宋襄公為太子請於桓公曰請使目夷立公曰何故對曰臣之舅在衛愛臣若終立則不可以往味此詩而推其母子之心蓋不相遠所載似可信也不曰欲見母而曰欲見舅者恐傷其父之意也母之慈子之孝皆止於義而不

敢過焉不幸處母子之變者可以觀矣○與祖為

體以昭穆言也○疏一葦謂一束○疏文公之時

衛已在河南適宋不渡河此假有渡者之辭非喻

夫人之嚮宋渡河也宋今睢陽去衛甚遠言宋近

猶喻河狹

案春秋傳莊公十二年宋桓公立僖公九年卒

子襄公立閔公二年狄入衛宋桓公逆衛遺民

於河立戴公是年卒文公立文公元年即僖之

元年也今傳曰衛在河北宋在河南是以狄未
滅衛之前言之也而言河廣之詩作於襄公即
位之後則衛不在河北矣其說自相枘鑿若據
經一葦杭之為實則為衛在河北而襄公為太
子之時若以一葦杭之為假設之辭則可為襄
公即位之後而衛非河北矣二者必有一是一非
然觀桓公迎衛之意似此時未出夫人也桓公
卒於衛文之八年不知何年出之然則衛在河

北之說為誤而此詩作於襄公為太子時與即位之後則未可知也

題下衛有婦人之詩六人皆止於禮義謂共姜也莊姜也許穆夫人也宋桓夫人也泉水之女也竹竿之女也

伯兮衛八婦人思其夫

傳○一章殳設文積竹為之冬官廬人殳長尋有四尺即丈二尺毄兵同強殳無刃可毄打人故謂之毄兵同強上下同堅勁也圍欲

細舉圍欲重舉謂手所操五分其長以其一為之被而圍之被把中也圍之圜之也參分其圍去一以為晉圍晉謂如楷謂下鐏也矜所捉也矜柄也鐏存悶反五分其晉圍去一以為首圍首殳上也注圍之大小未聞其矜八觚轂與擊同被皮義反把音霸矜渠巾反觚音孤○二章戰國策晉豫讓曰士為知已者死女為說已者容說弋雪反○三章思相字反○卒章疏房室所居之地總謂之堂房半以北為北堂房半以南為南堂此蓋專指東房

而言此是北階入内寢處○題下文王遣戍役采薇出車杕杜

詩周公勞歸士東山之詩也

有狐衛九寡婦思婚姻　異

傳○一章妃配同○二章凡帶有二革帶加裳上所以懸佩大帶加衣上所以束衣而為禮申重也申束衣并革帶而數之也

序○會男女之無夫家謂未成室家而不得授夫家之田者

木瓜衛十男女贈荅 異

經

此雖淫邪相贈荅之辭然推而充之亦足以爲法蓋彼施者雖輕我報者當重不以彼已相較而效之此厚之道也而猶曰匪報蓋如此則可永其好爾至於以薄加於我者則當曰寧人負我無我負人如張子所謂不要相學者可也

傳○一章楙音茂爾雅木瓜楙疏木瓜一名楙故傳

曰梂木○酢七故反○李氏江左右者名柤其實如小瓜而有鼻食之津潤而不香者謂之木瓜圓而小於木瓜食之酸澀而香者謂之木桃似木瓜而無鼻而其品又為下謂之木李今案此言未知是否○琚者處佩之中所以貫蠙珠而上繫於珩下維璜衝牙者也蠙步眠反○三章釋文玖石黑色

衛自康叔至釐侯九世釐侯四十二年卒子武公和立五十五年卒子莊公楊立二十三年卒子桓公完立十六年弟州吁弒之自立是年國人殺之立宣公晉十九年卒子惠公朔立三十一年卒子懿公赤立九年狄滅衛戴公申立而卒弟文公燬立二十五年卒子成公鄭立三十五年卒子穆公遫立十一年卒衛詩三十九篇今可譜者二十二篇自釐侯至穆公十二君二百六十六年可見者

如此耳其十七篇不知何世不可譜朱子說詩與

鄭不同故不從鄭譜

鄘柏舟

右鄘一詩

淇奥

右武一詩

邶柏舟　緑衣　日月

終風　碩人

右莊五詩

燕燕　擊鼓

右州吁二詩

新臺　二子乘舟

右宣二詩

牆有茨　君子偕老　鶉之奔奔

右惠三詩

載馳

右戴一詩
定之方中　蝃蝀　相鼠
干旄　河廣
右丈五詩
式微　旄丘
右移二詩
簡兮　北門二詩疑莊後　凱風
匏有苦葉　靜女　桑中

氓　木瓜六詩皆淫疑宣世

北風疑懿世　有狐疑戴大世　雄雉

谷風　泉水　考槃

竹竿　芄蘭　伯兮

右十七詩前十詩有所疑而不敢必後七詩
不可知何世

詩集傳名物鈔卷二